



UWTSDB 本科生課程

學庸

2019-2020 學年第二學期

第十七講

目次

中庸之二十四	1
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	1
中庸之二十五	12
誠者，自成也	12
中庸之二十六	20
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	20
如此者，不見而章	27
詩曰：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	38
中庸之二十七	43
大哉聖人之道	43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	49
是故居上不驕，爲下不倍	63

中庸

(之二十四)

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

前面講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，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。「至誠」，就是「誠」到極處了，到了「至誠」這一種境界，那就學到成就了，這是聖人的境界了。那麼學沒有到聖人的境界，能夠按照「誠」的步驟來學的話，只要方向對了，學到一定的程度，也是跟聖人，同樣有起的作用。

接下來就是「至誠」起到的作用。

經 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。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。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，故至誠如神。



◆ 「至誠之道」，到了「至誠」的時候，就是「可以前知」，「前」跟「先」是一樣的，事先就知道了。根據鄭康成的註解，「可以前知」，就是說這個天「不欺至誠者也」。意思就是說，一個聖人，或者沒到聖人的境界就是賢人，他學「誠」，學到快接近聖人的境界的時候，他也是「至誠」了。這個時候，『天不欺至誠之人』，所謂『不欺至誠之人』，那就是什麼事情，這個「至誠」的人，他都預先知道，所以「可以前知」。

◆ 「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」，一個國家，「興」要興盛了。比如說周家，一直到武王，雖然還是殷紂王的天下，可是就從文王還是西邊一個小國的國君（叫西伯昌）時，各種興盛的氣象都顯示出來了，所以「必有禎祥」。「禎祥」就是好事情一種預兆，那種吉祥的事情還沒有來，它先有一種預兆就出現了。不過「禎祥」這兩個字，在古人註解的書裡面，稍微有一點分別。



怎麼個分別呢？

❖ 比如說，國家將興，這個國家，原來有些東西，現在出現，還是一個東西出現了，但是這個東西出現，比原來有的那個東西特別好，不同於原來有的，這叫做「禎」。

❖ 「祥」是這個國家原來沒有那個東西，而現在出現了，這叫「祥」，

❏ 比如說國家，原來有各種的鳥，這個鳥是普通的鳥，可是在國家將興的時候，牠來了一群什麼鳥呢？長得紅色的叫赤鳥，這就比原來的，鳥同樣是鳥，但是牠這個羽毛的顏色不同，這叫「禎」。再說，這國家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，比如講鳳凰的鳳忽然來了，這叫「祥」。

合起來講，無論是「禎」、無論是「祥」，一出現就代表這個國家，未來一定是興起來的，這是一個好的預兆。

◆ 相反的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」，這個國家，將來快要滅亡了，政權要崩潰



了，或者人家把他的這個政權推翻了，叫亡。在「國家將亡」，「將亡」還沒有滅亡的時候，快要滅亡了。在這個時候就出現「妖孽」，「必有妖孽」，必然有出現那些妖孽的事情。所謂妖孽就是凶惡的一種預兆，不是普通的，出現那個怪現象就是「妖孽」。總之，凡是出現了不正常的事情，這都叫做「妖孽」。現在就很難說了，古時候，無論是哪一個時候，社會都是很安定的，國家辦的政治，它推行政治都是有條理的，不會亂的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要出現有不正常的事情了，這就算是「妖孽」。

❖ 比如說，一個人正常穿的衣服，忽然之間衣服變了、變更了。或者人的頭髮形狀、顏色改變了，這個都是不正常的事情，或是在言語上面，說一些不合乎正常的言語，說那些奇奇怪怪的話，這個都是不正常的。一個國家，到了快要滅亡的時候，這就是不正常的事情就出現，這叫「妖孽」



。在今日之下，可以說這些「妖孽」的事情太多了。古時候一個人衣服，稍微變更一下，就算是不正常了。現在別說是衣服變更了，不穿衣服，那是普遍的現象啊。除了這個以外，電視裡面，在街上的那些廣告，這些事情、現象，從言語上面、圖畫上面的，那些事情都是怪現象。

在古時候講，凡是這些事情一出現了，有「至誠之道」的人，他看出來一看這個現象不好，未來將遭遇到什麼，凶惡的事情，他就知道。下面再講，「禎祥」、「妖孽」，包含的事情很多，一個原則的話，凡是出現那個好的事情來，那都是「禎祥」。凡是那個不好的，違背社會人群，一個正常的那種秩序的，都叫做「妖孽」。

這個只要我們讀書的人，假使我們要平常好好地留意一下，某種不正常的事情一出現。不會很久，那些一種災難，個人的也好，一個社會的或者團體的也好，就會出現的。這就是說，肯用功有



了「至誠之道」，就從這些正常，與不正常的東西看得出來，看到未來的事情。有什麼用處呢？遇到「禎祥」的事情，好的事情還沒有來，可以用人為修道的功夫，讓這個吉祥的事情，能夠必然來，來得快一點。看見「妖孽」的現象了，『修道』的人就可以想辦法，把還沒有來的那些凶惡的事情，設法子把它避免。

❖ 百善孝爲先，萬惡淫爲首。

❖ 病來如山倒？

不學道的人他絕對看不出來，自己在「至誠之道」這一方面，要肯虛心往這邊去學習的話，久而久之，自自然然會有一點消息，在這一方面自己會知道。哪是什麼「妖孽」，哪是什麼「禎祥」，自己會運用的。至於國家的事情，當然不必說，也會看得出來。

◆ 舉出占卜的事情，「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」，這個「見」字讀「現」字，「見」是出現。「蓍」是蓍草，就是古時候國家遇到大事情，遇到大事情不能解決



的時候，他就要問神明。就是易經所講的占卜，占卜有兩種，一種就是我們現在，研究周易的人都知道，用蓍草來求卦的，這叫「蓍」。這個蓍草據說是有靈性的，用它來專門有一種筮法，筮就是卜筮的筮，竹字頭，下面是個女巫的巫字，讀「示」用蓍草來作筮，來求卦的這是一種。

另外一種叫做龜，這種龜專門是用來做這個卜，跟用蓍草來筮不一樣。它是用那個燒的龜的甲板，現出那個圖樣出來，從這個圖樣現出那個紋，然後可以判斷是什麼現象，這是一種。不過這種方法，到後來就失傳了，殷朝非常實行、盛行。凡是它有國家大事情，都用龜來卜。所以到後來，在殷墟（現在河南）殷王朝遺留下來的，埋在地下那個龜甲，那種遺留下來的甲骨文。就是用龜占卜的那種留下來的，現在就叫做甲骨文。

◆ 「見乎蓍龜」，用蓍草、用龜甲，來作占卜。蓍草是佔的那個數，講數目，有



多少數，然後出現什麼卦。那個龜燒出一種紋路出來，那個圖形出來，再看這個事情是好是壞，就是這兩種作用。這兩種作用，就靠著這個著龜，「見」是出現的，或者出現卦爻，或者是出現圖象。由這個卦爻，由龜板出現的那個圖象，這就是前面講的那些預兆，就現出來了。這個現象出來的時候，未來的事情必須要「至誠」的人，他有『至誠之道』的人，他一看見用蓍草求這個卦，或者用龜甲燒出了圖形出來，他一看就明瞭。如果說是沒有「至誠」心的話，那他根本不瞭解，就算是瞭解的話，也不管用。

這些現象，必須要有「至誠心」的人他看出來，才能與未來的事情相應。如果沒有『至誠心』，就算出現一個好的現象，那未來的也未必是好事情。

❖ 古人有一句話，「易爲君子謀，不爲小人謀」，謀是謀略、計劃，哪一爻，你是個君子，你求到就管用的，很靈、很靈驗的。小人占卜，求其做



一些陷害人的事情，求到這個卦爻，沒用。甚至於相反的，

「動乎四體」，「四體」古人有兩種批注，

❖ 鄭康成的批注。他的四體就是，因為前面著龜，就是龜的四個腳，動乎龜的四個腳，他是指的龜的「四體」，四腳來講的。

❖ 朱子說這個「四體」，是我們人的動作的一種威儀來講的，身體各種的儀表來講的，這有兩種的講法。

兩種講法的時候，都可以講得通的，所謂「動乎四體」，就鄭康成的講法，由龜表現出來，就是解釋前面那一種。依照朱子的講法，就是放寬的講，放寬的講就是我們人的四肢，四肢的動作，在古代時候，你不管是讀書人，是不讀書的人，都要講究規矩的。行住坐臥，都有正常的這種態度的

這裡是「動乎四體」，「四體」就表現出來，你觀察別人，也是如此，觀察別人言語，他要言語，不正常的一個顯



示出來，你就知道他想的是什麼，這都是要有「至誠之道」的人，他預先就知道。

◆「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，故至誠如神。」前面理論、事實都說了，這是做結論了。禍是災禍，福是好的事情，這兩者「將至」還沒有至、要來還沒有來的時候，「必先知之」。在禮記樂記篇說：「亡國之音哀于思」，這種音樂演奏出來，叫人心裡感覺一種哀傷。

「哀于思」就是叫人家心裡，好像受了傷似的，這個情緒一直提振不起來。如果一個人也好，衆多的人，這個音樂普遍地在一個地區，或這一個國家，流行這樣的音樂的話，讓大家的心裡都哀傷的話，這個國家不會太久，會亡的。這是在樂記裡面講的，「哀于思」是這樣。

❖ 假如這個音樂，是好的音樂也是這樣，好的音樂，就是提振人的精神這一方面，音樂是如此，其它各方面無



一不如此。

所以這是，無論是禍、是福，只要我們有了善的心理，跟那個『至誠心』，結合起來這種誠心，以善心跟至誠心結合起來，就是孟子所講的，「良知良能」。這種『良知良能』的話，就能知道，未來的是禍、還是福。

我們要在位，在國家辦政治，我們就是心理時時刻刻，為著一般民衆，為他們來辦事情，存著這個『善心』。那麼這就是我們拿出『良知良能』，果然有這個良心辦事情，那就「至誠如神」，你就像有神明那樣的，未卜先知了。

中庸

(之二十五)

誠者，自成也

經

誠者，自成也。而道，自道也。

「誠」就是講『至誠』，『至誠』，聖人成就了，那是沒有問題了。我們學中庸、學聖人，就要學『至誠』，要「自成也」，這個學不能夠叫人代替我學。必得要自己來辦，自己學那就要實實在在的下功夫了，我們辦事情，對待一切的人，都要拿這個誠心來待人接物，不能敷衍，這叫「自成」。

在佛家，一些高僧大德講佛法，常常警惕人，他說「各人吃飯各人飽」，你肚子餓了，肚子餓了要吃飯啊！要吃飯你



自己吃，不能叫人家代替自己吃飯，那個辦不到的事情，這是比喻的話。

我們要在學至誠之道的話，表面上我做出給人家看，實際上全部爲著自己的利益，這就是表演給人家看，那就是一點用處沒有，所以是必須「自成」，自己成就。

◆「而道自道也」，「道」是講究學「至誠之道」，你必得從學『天道』開始，整體地來講，古人講，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」，「覆」是『覆蓋』，天空是蓋在這個大地上，空氣這個空間啊。它一點私心都沒有，叫『天無私覆』啊。這個大地，它都承載我們人類萬物，不論生命、非生命，不分種族，這個大地同樣地、平等地，來承載他們，這就是「地無私載也」啊。

我們學「至誠之道」，就要學天道，天道就包含天地在內。學這個天道，就是學「至誠之道」的必經之路，誰來指導你學呢？「而道自道也」，上面那個「道」是天道。下面那個「道」不讀道，



讀「導」，指導、領導。我們學天道，不必要他人來領導誘導我們，我們自己領導自己。天道是無私的、平等的。我們要學天道就是學著大公無私存著平等心，對待一切人，辦任何事情。從事政治的話，我們就用這個心來辦政治，來治理國家，這個國家一定治得好。還可以影響其它的國家，做到平天下的功效。你雖然是治理你這個國，只要把你這個國家治得好，你也能夠辦得到平定天下。

平天下並不是說，你用你的能力，把天下那些國家都來歸向於你，由你來統治，不是如此啊。中國講『王道』，像周文王在殷紂王那個時代，雖然是個小國家，他推行的政治，殷紂王統治天下有三分之二的那些，那些各國的君主，都來擁護周文王，他的心向著文王。都是羨慕西伯昌，來向他學習。換句話說他得了殷紂王，三分之二的天下的君主，嚮往他的心了，這是王道。

學『天道』的時候，「而道，自道也」



，不是人家勸告你，人家勸告你沒用的，你的心與天道相違背的話，人家再怎麼講，沒有用處。

爲什麼學『天道』？『天道』，那個天的心，可以說大得沒有界限的。必得要自己去做，自導啊，自導自己誘導自己。換句話說自己要，拿出自己的『良知良能』出來。沒有『良知良能』的話，都是有自私自利的在那裡，障礙自己，這個『天道』學不到啊。不學『天道』，我們過去學儒的，那些老儒都曾經這麼講的，「你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」。你不向道上面去走，反其道而行的話，別說人做不成，那就墮落到禽獸的那個，那個地位上去了，這個利害一定要明瞭。

下面說，

經

誠者，物之終始；不誠，無物。

◆ 「誠者物之終始」，學誠，學好的人，學誠學好的人，是誠者。「物」當事情講，「物之終始」他辦事情，自始至終，有條有理的來辦。他辦任何事情，就



是前面講的，「而道自道」也，學『天道』，天是辦一切事情，譬如四時循環不斷，它沒有休息的時候。「物之終始」辦的事情，始終一樁事情開始辦成功了，終了，辦終就休息了。這個「終始」沒有了的時候，辦成功了，終了又開始。

◆反過來講，「不誠無物」，「無物」這個物，還是當事情來講，「不誠」，不能學天道那樣至誠的話，「無物」就是一樁事情也辦不成功。大事也好小事也好，沒有一件事情能夠成功。

◆「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」，「君子」在這裡講，含有兩種意思，一個是在位的「君子」，一個是不在位，讀書學道的人，「君子」。「誠之爲貴」啊，以「誠」爲最貴了。

這個前面一段，是講自己學「誠」，下面一段，不但你自己學「誠」，同時也要幫助他人這樣學，這叫君子儒。

所以下面這一段就說，

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

經



◆「非自成己而已」，不是自己成就自己而已啊。「誠者」你學「誠」的人，成就自己那是小人儒，我自己問題解決就算了，不是如此。所以這裡講，「非自成己」，不是自己成就自己而已，「而已」這包含在內就是說，我們既是學「誠」，在學的時候，一方面自己學「誠」，一方面也幫助他人來學「誠」，是個意思。

◆下面「所以成物也」，就說得更明顯了，我學了「成己」，學成己的目的，要「成物」，「成物」這個「物」就是指的一切的人類，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這個「性」不是專指是誰的「性」，這個「性」是，普遍一切人共同的「性」，既是共同的「性」了，我們就是一個體。因此學「至誠之道」，也是同時為所有的人來學，這叫「成物」。這在我們學的時候，我們心量就要放開來，同時為所有的人來學，學成功了，一起成功。雖然還有人沒在學、沒成功，我學我就是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就要幫助一切人來學，那叫



「成物」。

成己，仁也。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

經

「成己，仁也。」成就自己是「仁」，

「仁」是仁慈，存著仁慈，那就是自己明瞭，有『天命之謂性』了，我明瞭這個「性」，別人沒有明瞭這個「性」，我要發這個仁慈之心，一家要幫助人家，也明瞭有這個「性」，也要把這個「性」開發出來，這就是「仁」，沒有仁心是不可以的。成己的目的，就是成就自己的仁慈心。「成物，知也」，這個「知」是智慧的『智』，「成物」是幫助一切人，來學成功「至誠之道」，把「至誠之道」學成功，這要靠智慧啊，沒有智慧怎麼行呢？

「性之德也」，這個仁、智，除了仁、智以外，鄭康成前面以「金木水火土」註解「天命之謂性」的「性」。金木水火土是物質，與這個物質融合來講，在我們人的心理來講，有仁義禮智信。都是從「性」裡面出現的、出來的。所以



這個仁、智，除了這個以外，仁義禮智信，總體說五種都是性德。性德是本性裡面出來的。



「合外內之道也」，「外」成物是外，成己是「內」，無論是就外成物來講，就自內是成己來講，整體合起來，都是『性德』。我們幫助任何人不論地區、不論種族學「至誠之道」，都是「成物」，這些人都是跟我們一樣，都是同一個性、同一體。既是同一個體的話，都是性之德。因此「合外內之道」，「外內之道」就是一切都是一體的。就一體的來講，成就他人，成物也就是成自己，成自己也是爲了成就外物。你這樣學「至誠之道」，才是正確地來學，沒有瞭解這個道的話，還存著有我、有他，分開來講，那還是不夠圓融。能夠這麼來學，「合外內之道」，融歸這個『性德』了，

經 故時措之宜也，

那你一切時候做任何事情，都是適當的，無往而不合適。

中庸

（之二十六）

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

前面講到「誠」，我們學中庸，就是學把『天命之謂性』，開發出來，成就聖人，前面孔子答復魯哀公，怎麼樣治國的時候。講到後來，孔子特別告訴魯哀公，辦一切的事情，這個「誠」非常重要，「誠」就是從自性裡面，發展出來的。從孔子告訴魯哀公那一章，之後，接著下面好幾章，就是講這個「誠」字的重要性。前面講，「誠者天之道也」，就是說明『本性』，就是「誠」。「誠之者人之道也」，我們學聖人的話，就要學「誠」，前面講到，我們學「誠」，除了自己學以外，



還要勸告他人一起學「誠」。學好了以後，做任何事情，辦政治也好，教學也好，以及各種事情，「故時措之宜也」。怎麼樣做都是適當的，無往而不宜。

經

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

◆「故至誠無息」，我們學「誠」，就拿聖人來講，聖人他已經是學這個「誠」，學成功了。學到「至誠」的地步了，「至誠」是「誠」完全成就了，至高無上的這個「誠」，到了至誠。「無息」，「息」是休息，至誠是沒有休息，聖人誠已經學成功了，這個誠就是「至誠無息」的。我們現在學聖人，要把自己，學成就一個聖人的話，我們也學這個「至誠」，學「至誠」怎麼學法呢？要學「無息」，「無息」就是沒有休息的時候。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，拿這個天做心喻，天地就是「誠」的。

接著說：「不息則久」，「不息」就像那個天一樣的，天行健，永久地不休息。「不息」則能久，久是長久。做什



麼事情，不是一做就成功的，非得要有恆心，一直往下做去，做久了以後，效果才出現的，所以說「久則徵」。「徵」據鄭康成的註解，「徵」是當效驗講。有這個效果表現出來了，就有現象了，那就是一種徵候了。所謂徵候，那個事情就能夠有成就了。

◆「徵則悠遠」，因為你，得了這個效驗之後，那你有信心了，就知道原來所下的功夫正確的。

◆下面接著講「悠遠則博厚」，「悠遠」這就是長久了，你用功夫學這個「誠」，學至誠，有前面這些徵候都出現，自己信心有了，就覺得這個路，可以一直走下去。長遠的路一直往下走的話，就是「博厚」啊！「博」，你愈走的時候，你具備的，能力也就是愈博愈厚。「博」是很廣大的意思，「厚」是深厚的意思，既廣大又深厚。

◆再進一步「博厚則高明」，「高明」，「高」是形容這個是很高的，很高尚的，「明」是很光明。「高明」比喻是什麼



呢？我們學中庸之道，這個當中包含一般的學術，以及悟自己的本性，這個整體地來學，學的時候，你一天一天，學得非常豐富了，也開了智慧了。你把道理明白了，把世間一切的知識，無論是科學的、哲學的，藝術的，都能夠把它結合到「道」上去，拿這個道，來運用這一切的學術，這個學術有道來運用的話，它就變成有道的學問了。這是跟一般人只求學術，而不能夠跟道，結合在一起的話，那是大不相同的。

這裡講，「博厚則高明」，就是你那樣日久天長地，來求學修道，你無論說話、無論辦事，就比一般人高明，你辦事情的時候，辦任何事情，人家不一定就辦成功的，你一辦就能成功，而且比較容易。所謂「高明」，你看事情比人家要高，你對於任何一個問題，你都有能力把它解決。一般人往往遇到一有事情，那個事情發生問題了，他很難解決的。爲什麼難解決呢？沒有這個「明」啊！



有一句俗話講，「利令智昏」，利就是私人的利益，有私人的利益的時候，放在心裡面，就使得自己本有的智慧不明瞭，變成昏智了。那個昏的智慧，就是一般人那些小的聰明，那個小聰明他用出來，專門來損人利己，那種小聰明。要是用那種小聰明，來辦事情，處處是障礙，他辦不成功的。

就是下面繼續就說了，

經

博厚，所以載物也。高明，所以覆物也。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

這是講博厚、高明、悠久，這個三者它的作用。

◆「博厚，所以載物」，「載」是承載，就好像一個車輛，上面載的人、載的東西。這個「物」包含萬物，任何東西都可以，「博厚，所以載物」，博厚，可以用來「載物」的。到了博厚這種境界。就是任何一個事情，任何東西加我們身上，我們都可以來接受，都能承載。

◆「高明，所以覆物也」，「覆」是覆蓋，



覆這個字是一個比喻的話，一個東西把它覆蓋起來，幹什麼？就是保護它的意思。高明所以用來覆萬物，那就是保護萬物的。萬物就在高明之下，得到保護，就像一個傘一樣，一個保護傘，使它不受外來的那種侵害。

◆「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」，「悠久」就是長久不斷地，這樣去用功夫，不斷地去學習。這個什麼呢？所以「成物」，「成」是「成就」。無論是哪一樁事情，學任何一個，你要明瞭任何道理，都不是短時候能夠成就的。一定要長期在那裡用功夫，長期地在這裡學習，這樣才能够「成物」。一個是「載物」，一個是「覆物」，這個我們普通人，不能夠辦得到。

下面就講，

經

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

◆前面講學到「至誠無息」，學到「至誠」，成就聖人了。他這個「博厚、高明」已經是到了極處了，學成功了。聖人「博厚」的這種「至誠」之德，這種道



德。只有那個大地來配合，所以「博厚配地」啊！大地比喻聖人的道德。

「高明配天」，聖人之德，聖人之德這個高明，「高」是至高無上的，「明」是大放光明，都是從自己，中庸「天命之謂性」里，開發出來的，他可以配天，天的「高明」可以覆蓋萬物，這是聖人之德。

◆「悠久無疆」，「悠久」，悠久是永久的，長期的這麼做，「疆」，孔穎達的疏，當「窮」字講，疆界的意思，「無疆」是無窮，這是一個意義。博厚高明講這個地、天的時候，雖然在經裡面，只是指著我們這個大地和大地上一片天空來講的。實際上就中庸之道講的，「天命之謂性」這個天地，就是太虛空就是宇宙，可以說虛空有多大，那個天就有多大，虛空里星球有多少，地就有多少。

但是也可以擴展地講，我們學博厚、學高明，必須我們心量這樣放寬了，放開來，注意無疆，心裡沒有任何界限，這



樣才能夠領會到我們這個天性。心裡還有個界限，那我們就領會不到。所以這裡講，「悠久無疆」，就把前面那個，「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」，讓我們瞭解這是無限的。

如此者，不見而章

經

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爲而成。天地之道，可壹言而盡也，其爲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

這是總結的話，「如此」，就是把前面講的，要「悠久無疆」，果然能夠這樣學博厚、學高明，悠久無疆地這樣學。

「見」讀「現」字。「不見」是看不到，就能見的人來講是看不到，就所見的那個對象來講，叫「見」一出現了。所以就聖人之德來講，也就是就我們學聖人至誠的那個道德來講。我們那個道德，果然這樣悠久無疆地學的話，雖然那個道德還沒有發現。比如說你在修養中庸之道，學聖人你是修道之人了。我



們就從學中和，學到了一個時候，你自己這個德沒有出現，「而章」了，這個「章」，就是當明顯的顯字講，彰顯，事實上你有彰顯出來了。比如說早上很早起來，天已經慢慢明了，但太陽還沒有出來。這個時候，跟夜間的黑暗是不同的。太陽還沒有出來，可是它這個明也見到了，這個叫做「章」。等到太陽出來的時候，那就是大放光明瞭，那就更明瞭。在這裡講「不見而章」，就是說我們修中庸之道，學這個至誠的時候，那個境界還沒有到那個時候，這個至誠之德，還沒有出現的時候，但是已經明顯地發光了，是這個意思。



「不動而變」，「不動」，天地就這個大地來講，它能夠承載萬物。我們現在知道，大地是在運轉、是在動，但是我們在大地上的人，感覺不到地在動。它很平穩地在那裡運動，就好像是不動的。所以大地這個「不動而變」，就是自然在那裡，平平穩穩地在那裡運行。可是在大地上的萬物，生長得很正常，



萬物是各逐其生，各得其所。看這個天空有沒有動，就是這樣不動的時候，我們在天地之間，天有春夏秋冬四時，氣候講氣象這個候，五日就是一候，五天這個氣候就是一個轉變的。這個候包括天與地，陰陽這兩種氣候在那裡轉變。它轉變是那樣不斷的轉變，但是我們人的感受，好像沒有什麼變化。天也沒有在動，地也沒有在動，就是那樣給我們人，沒有感受的在那裡動，就在不動之中而變，「變」是變化，天地之間的人類以及萬物順著四時，我們的生理、心理，在那裡變化，這就是「不動而變」啊。

強調一下，此處講不動，還只是我們上感覺方面的不動，實際上還是在動的，就大地來講還在動的。天的氣候來講，空中那個陰陽二氣來講的話，它還是在動的。雖然是動，我們人感覺得不動。所以不動還不是真實地講不動，下面「無爲」是真實不動的。

◆ 「無爲而成」，在這裡那就是真正的不



動了。「爲」，就是行爲，行，就是行動，有行動有作爲的，這叫有爲。「無爲」是沒有一切的行爲，還是拿這個天地來比較、來比喻。

❖ 凡是有爲，就拿我們人來說，言語說是有爲的，我們身體在那裡運動，也是有爲的，用手來做事情，那都是有爲的。

❖ 天地也沒有言語，也沒有四肢在那裡運動，這就沒有一切的行爲，這叫無爲啊！

在這裡講，就在這些無爲之中「而成」，再拿孔子在易經裡面講，「天行健」，又行健這個「行」字，就是指的那個氣、天的氣象來講的。雖是無爲，它借著這個氣象，來展現春夏秋冬四時的不同。大地承載我們人類、萬物等等，它沒有說一句話，沒有用手腳來替我們服務。但是一切事情，一切都是由大地，配合這個天氣來成就啊，這叫「無爲而成」。「無爲」對「有爲」講的，凡是有爲的，都是有限度的，必得無爲才是



無限度的。

❖ 聖人的道德跟一般人的道德不同。一般人所講的道德，做一些善事情，還希望對方將來能報答我們。這個古人講，「爲德不純」，你做這些善事，講這個道德不純粹。聖人這個德呢？他做出來一切有利於人的事情，既是平等而又不希望將來得到一個好的回報，聖人沒有這個意思，他盡量有利於人及萬物的事情，他永久地去、大公無私的去做，盡量地付出，不要回報的。這個德叫無爲。這種無爲是本性裡面出來的，本性才是無爲，由本性出來的德，他這個事情做出來，才是像天地那樣，是沒有任何的界限。所以這是無爲而成。必得學無爲法，「成」，才是真正的能夠成。

下面就講，聖人無爲的這樣的至誠之德，所做的那些事情，這些事情都是爲天下人來做的。做的太多太多了，他的道德也是無窮無盡地，下面講，他這個博厚、高明、悠久、無疆，都是學



天地，配合於天地，這就是天地這種道德。

◆ 所以說，「天地之道，可壹言而盡也」，聖人的這個至誠之德，就是天地之道。我們學聖人的至誠心的話，也就是要學天地之道，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話，「壹言」，來概括。「盡」就是把道理就說得很完全了。「不貳」就是專一的。「物」就是事物，做一切事情、修這個誠，都是專一不貳，專一不貳才是一心，是「其爲物不貳」，就是做任何事情，就專心地在這裡做。普通人你求學，就是專心求學。辦理政治，你就專心辦政治。你的心是，一心就是爲一般老百姓辦事，這就是專一不貳啊！

◆ 「則其生物不測」，「生物」是什麼呢？有聖人之德，對於天下人以及天下的萬物，都能讓它受到聖人的教化，讓它生存發展，辦政治就辦得天下太平。各遂其生，各得其所。「不測」，你測量不到天地之道，就是莫測高深啊！就是指的前面博厚高明來講的。



❖ 對於在位的聖人辦的政治，那個時候堯帝到外面來看，有個老人擊壤而歌，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，我太陽出來了，我就出來工作，太陽下山了，暮了，我就是休息，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」，我自己要喝水，我自己開了井，我來喝水，我吃的糧食，我自己種田吃的。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我是自食其力的，這就是那個時候的天子堯帝就跟天一樣的。就叫那個老人，那些下面的民衆「不測」。其實你這個鑿井而飲，這是大地，日出日落還是天的能力，你耕田要有氣候在那裡，這些都是天地的莫測高深啊。

◆ 所以聖人之德利益萬物，萬物都不知道啊，想也想象不到，說也說不出來。天地之道就是一句話，「其生物不測」，所以後面就是稱贊，『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』，我們人學聖人之德，就要學天地，天地之道就是這樣博厚，這樣高明、這樣



悠久，就是這樣學法子。學到成功了，這種道德就顯出來了，下面就講這個事實來做證據，這就比較容易瞭解了。

經

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。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萬物覆焉。

就講這個天吧，「今」就是子思作中庸的時候講，「夫」是語助詞。就拿現在講，講這個天，「昭昭之多」，鄭康成的註解，昭昭叫「耿耿」，明亮得很小，昭昭之明是看明亮不多。「及其無窮也」，可是要找那個昭昭之明，要找天的明亮，它是無窮的。那就是我們人看見天，廣大的天我們看不到，一般人講，我們叫「坐井觀天」。我們在大地上看見那個天空，還是等於坐井觀天一樣啊！所看的天，是昭昭之明那麼多，可是心裡一想，天的大明啊！無窮之明，「日月星辰系焉」，太虛空里除了日月，還有無數星辰，都是由天空在那裡維繫住啊。「萬物覆焉」，大地上的萬物，天空上的那些日月星辰，上面都有萬物，都要由這個天空來覆蓋它，來



保護它，這是講天。

經

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。及其廣厚，載華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

◆

就拿大地來講，這麼廣大。可是分析這個大地，不過是「一撮土之多」。「一撮土」，就是你手裡捉的一把土，大地再大，它的成分，不過一把土那麼多，在那裡把它聚合而成的啊。這還是方便講法，講到最微細的地方，整個大地是微塵，是微塵聚合的。

❖ 佛學裡面講有個名詞叫，「微塵聚」

，整個大地就像，一粒一粒微塵那麼渺小，那個塵土聚合起來的。

所以在這裡講「一撮土」，還是就多的這一方面來講的。

「及其廣厚」，一撮土很少了，可是由一撮土一撮土，把它聚成爲大地的時候，那麼它既廣大而又深厚。以這樣廣大深厚能夠承載「華岳」，

❖ 「華」兩種讀音，一個讀「化」，讀

去聲，也有讀平聲的，多數的註解講，讀「化」，



「華」是華山，「岳」就中國來講有五嶽，以華嶽代表五嶽，除五嶽之外，大地上還有很多山，它承載也不感覺很沈重，「振河海而不洩」，「振」，古人註解當「收」字講，收納、容納之義，它容納的這個長江、黃河，「而不洩」，「洩」就是把它外洩出去了，漫了。大海它也不會漫，滿不了。「萬物載焉」，萬物都由這個大地來承載。

經

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

那麼再拿這個山來講，「一卷石」，手裡撿起來一塊小石頭。任何一座大山，山再高，分析分析，也不過是一塊石頭一塊石頭聚合起來的。可以到了廣大的時候，那個山上有草木在山上生，很多禽獸居在山裡面，還有很多寶藏也由這個山「興焉」。

經

今夫水，一勺之多。及其不測，黿鼉蛟龍魚鱉生焉，貨財殖焉。

還有水，「一勺」是一個勺子，一勺子那麼多的水。這個水，大海也好，江河



也好，它原來的成分，也不過是一勺水一勺水。「不測」就是像大海海洋這樣的，你也沒有辦法，測度它有多麼廣大，多麼深厚。可是在這個河裡面，海裡面，那些水族動物。那些鼃鼃蛟龍這些，都在，河海裡面生存。除此以外，「貨財殖焉」，「殖焉」，在那裡繁殖啊。海洋裡面那個財物是無窮的。

前面舉出這些是比喻，聖人的至誠之德，可以配合天地那樣博厚高明。這個天地，這個山川、海洋，它本來不就是這樣無窮盡，分析再分析，這個天是昭昭之多，地是一撮土之多，山是一卷石之多，海洋之水是一勺之多。這是通過比喻教我們，學聖人的這個至誠之德，逐漸地從小到大，從淺近的功夫，學到最深至高無上的那個德。比如說我們學中庸之道，開始教我們「致中和」，然後，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。

我們一般人聽說學聖人，聖人高高在上，無所不能了，我們什麼時候能夠學得到啊，這樣一想的話就不敢學了。這



裏從事實證據來講，我們學中庸之道，從一卷石之多、昭昭之多、一勺之多，一點一點開始學，我們儒家的學術，不叫我們爲難，

這裡說的比喻，一撮土、一卷石的學，實際上就是我們自己在日用尋常之中用功夫。儒家的學術，不叫我們爲難，只要在工作上、在生活，跟家人相處，跟社會一般人相處，時時刻刻自己反省自己。我是不是在中和之道上面，有沒有功夫。果然從這裡開始學，我們就逐漸逐漸地走上天地之道。

詩曰：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

前文用比喻，拿山，跟這個水、河海，這兩種比喻，講到最後是，魚鱉生焉，貨財殖焉，下面舉出，詩經幾句話，來作證明。詩經這幾句話，我們念一下。

經 詩曰：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蓋曰：天之所以爲天也，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蓋曰：文王之所以爲文也，純亦不已。



◆這是前面把那個道理講完以後，就舉詩經周頌惟天之命這一篇詩裡面，『詩曰：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』這兩句。後面「蓋曰：天之所以爲天也」，這是解釋後來的那一句詩的意思的。

前面講，天是那麼高明，地是那麼博厚，悠久無疆。「惟天之命」，就是「天」就我們人間來看可以說是最大的了。天有天命，「於」讀「嗚」，嗚呼是一個感嘆辭。「穆」字，是當贊美的那個用法。惟天之命這一篇詩，是贊美文王的那種道德。文王之道，就拿天來比喻文王。「不已」就是不止的意思，找不到它的止盡的意思。

天有多大，我們一般人不知道，文王的道德，也是於穆不已。就是說他的道德，無處而不在，這是贊美文王啊。

「蓋曰：天之所以爲天也」，「蓋曰」就是，在中庸裡面解釋，那麼解釋詩經這兩句話，就是贊美「天之所以爲天」，天就是那樣，莫測高深的呀。比如說我們看見，現在這個太虛空，太虛空這



個天空，我們究竟是知道，有沒有一個界限呢？「不已」，不已就是找不到，一個止盡的地方。就是天沒有止盡，這是講，「天之所以爲天」，就是「於穆不已」。就是沒有辦法測量它，有多麼大，多麼廣。

◆ 「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」。這也是惟天之命裡面那兩句詩，「於乎」這兩個字就是感嘆的話。你要贊美人家，或者對於一樁事情，感到很特殊的，發出一種感嘆的時候，往往用「於乎」。「於乎不顯」，「不顯」，不是很顯明嗎？這是一個反問的意思。意思說用肯定的意思來講的話，那就是很明顯了，很光明瞭。

◆ 下面「文王之德之純」，這就是形容下面這一句話，文王這種道德這樣純粹的，這個光明就是從文王之德，那個純粹的道德發出來的。所以把這一句話提前來講。在詩裡面往往有這種用法，把特別重要的意思，提在前面說。所以「文王之德之純」，豈不光明呢？那就



是很光明瞭。

下面就講「蓋曰」，就是解釋引用，上面這兩句詩，意思就是這兩句詩，大概是這麼講的，贊美文王，「文王之所以爲文」，他之所以成爲文王，就是因爲「純亦不已也」。他這種道德這樣純，「不已」是無止盡地，所謂「純」是最純粹而沒有雜，一絲一毫羈雜，其它的一種成分都沒有的。講這個德，就是純粹從性德裡面發出來的，是純一不雜的，這就是「純亦不已」。加個「亦」字，這種至純而不雜的，指的也像天那樣的「於穆不已」，那個純到極處了。

文王憑什麼，跟天的道德來相比呢？這個在孟子曾經講過的，【孟子】在離婁篇裡面，曾經說，「文王視民如傷」。周文王他到外面，看見他國家之內的一些民衆，總是感覺到，對於自己，關懷老百姓，還沒有盡到自己，關懷老百姓。爲什麼呢？總是看見老百姓還有一些，就像有一種哀傷的那



種情況，好像感覺老百姓，還不那麼快樂，他總是把老百姓這個放在心上，叫做「視民如傷」。

這裡引用詩裡面這幾句話，把前面那一大段作一個結論，作一個證據。前面有講，聖人誠是，天之道，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，賢人學聖人，就是「誠之者也」，學到成功之後，就拿天地，天那樣高明，地那樣博厚，來做比喻的。最後再用高山、海洋來比喻，山是一卷石、一卷石，把它聚集起來的。海洋也是一勺水、一勺水，也是由少而到多，這麼凝聚而成的。我們學至誠之道，從淺近的地方，往深遠的地方去學。你只要一直往前面學，不要退步，不要停止，總有一天，能夠學成功的。文王的聖人，跟那個高山大海一樣的，也是從過去，一步一步學成就的，修行完成的。看到這個天，看到文王，這樣悠久無疆，博厚高明的這種德，我們只要肯下定決心，一直不要退轉，一直往前面學，也一定能夠學成功。

中庸

（之二十七）

大哉聖人之道

經

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，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。



「大哉」，「大」就是贊美的意思，贊美聖人之道。「哉」字是一個語助詞。大哉！聖人之道是非常偉大啦，「洋洋乎」，「洋洋」是衆多的意思。就像那個水一樣的，大海、大洋，那個可以說是「洋洋乎」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汪洋無邊啊，就是無量無邊。聖人之道，就是無量無邊。聖人是把本性完全開發出來。他一舉一動，都是跟天那樣的，不是爲自己，一切的行爲都是爲，天下萬



事萬物。

聖人能夠純粹爲他人，就是「率性之謂道」，完全順乎本性，而沒有變壞的。

他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心，言語、行爲沒有一絲一毫污染，所以他是「洋洋乎」啊，無量無邊啊。

◆ 這樣無量無邊的道，起的作用是「發育萬物」，「育」根據鄭康成的註解，育當「生」字講，育就是生育的意思。

❖ 因爲育字意思有好幾種的，比如說教育也是育，在這裡鄭康成特別註解出來，這是當「生」字講。

在這句話裡面「發育萬物」就是生育萬物，由這個洋洋乎這種從本性裡面發出來的、無窮無盡的這個道，它所發的作用，就是能夠生育萬物（萬物就不僅包含人類）。平等無私地，來讓萬物生存發展。

這是聖人之道，他這樣「發育萬物」，他的道是無量無邊，發育萬物，生養萬物，發展萬物，也是無量無邊的。這個不只就我們地球這一個星球來講。



◆ 所以下面有一句話，就是贊美聖人之道，「峻極於天」，鄭康成的註解，「峻是高大也，當高，又高又大講。所以「峻極於天」，高到像天那樣地高大。這是贊美聖人之道高得就跟天一樣。太空有多高，高到什麼程度啊？你沒辦法測量的，聖人之道就是如此。

下面就接著講，

經 優優大哉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待其人然後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

◆ 前面那樣贊美聖人之道，『洋洋乎，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。』這裏還是贊美聖人道德學問，「優優大哉」，「優」是最優秀了，最優美的了，再加上一個「大」字，是贊美聖人之道不是普通的廣大，而且優美。聖人不是天然而有，本性是天然而有的，聖人的本性跟我們一般人的本性，都是天然而有的。聖人在沒有成就聖人之前，跟一般人是一樣的，他所以能夠成爲聖人，他是學來的，修行來的。所以這一段就是講聖人



學來的，學成就爲聖人。

◆ 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聖人這個德，展示在禮上，

❖ 古人有考據過的，在清朝以前註解經的時候，禮儀就是講的禮經，是指周禮，現在十三經裡面關於「禮」有三部，一個是周禮，一個是儀禮，再就是禮記。周禮又名周官，因爲根據孔穎達的註解，孔穎達正義裡面講，周禮裡面有三百六十個官位，只講一個整數，就把六十略掉了，所以講「禮儀三百」。

「禮儀三百」，是指周禮，在這裡講「禮儀三百」的話，因此在這裡講「禮儀」，就是講的禮經，指的就是周禮。

❖ 在清朝，毛奇齡他們幾個，還有另外的考據，認爲「禮儀」應該是禮經，「儀」字當「經」字講，就是講禮經。但是經文既是「禮儀三百」，我們就不要改。知道古人曾經考據有這一種解釋的，一說而已。

「禮儀三百」雖然孔穎達註解明確地指



出，周禮裡有三百六十個官職的位置。實際上，「禮儀三百」這個「禮」代表五種禮，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，吉是吉禮，很吉祥的，凶是喪事的，軍是軍中的禮，賓是外交的，接待外賓的禮，嘉禮是喜事、慶典之禮。

◆ 吉禮是祭祀講的，孔子講的：「祭者得福」，祭祀祖宗，報答祖宗的恩德。一個人知道報答祖宗恩德，這一種報本思想，祭祀的做人之道，或說對於祖宗盡孝的孝道，那他一定能夠得到福報的。既是祭者得福，這個祭禮就是吉祥的禮。

五種禮，在這裡講就是「禮儀三百」。

◆ 「威儀三千」，在孔穎達裡面講，這個就在儀禮，儀禮有各種禮節（禮記禮里，也是各種禮），在行各種禮時，有種種的威儀。其中儀禮，一共有十七篇但是詳細行禮的那些節制、禮儀有三千那麼多。三千還是一個整數的，實際上不只三千，所以這是講「威儀三千」。

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行各種禮，



歸並歸並起來，就是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五種，五大種類的禮。這些禮，各有各的威儀，有一定的規矩。這些禮要行得很妥當，不會做錯誤了，這個必須要有懂得禮的人來舉行的。

所以下面就說，



「待其人而後行」，必得有，知道這個禮，然後才行那些禮。因為懂禮能夠行禮的話，就證明你能夠辦一切的事情，明瞭一切的規矩。

❖ 孔子講政治也好，講教育也好，都是要以禮，以樂，用這個禮樂來推行政治，用禮樂來推行教育。懂得禮，就表示這個人，他有辦事的能力，這就是一個賢能的人。

「待」字要注意，表示你要人才，那個人才並不是說就在那裡，馬上就可以供給你用。你要有那些人才的時候，必得要培養，要有很好的人才出來，這裡是講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舉行這些禮，需要懂禮的人，來實行這個禮。

這個比喻就是說，治國平天下，你要學



天道那樣「發育萬物」，學聖人大公無私的，來跟天那樣發育萬物。就是拿禮樂，用禮樂來推行。禮樂，一個是講規矩，一個是講和諧，和諧加上規矩，這就是跟天地那樣地，能夠使萬物，在一團和氣之中生存發展。

「待其人而後行」，等待這樣人，既是懂得禮樂，他就能夠替天下的人，來辦事情了。

❖ 這樣的人才，必須要培養，那這是講教育了。就要學至誠之道，學聖人之道，唯有教人學聖人之道，這才是真正的教育，這是教育的根本。

❖ 中庸裡面，引用孔子的話，孔子這個學術思想，是根據以前的，五帝時代就是如此，在以前一直就是這個教育思想。唯有這樣的教育，才是真正培養人才出來。
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

前面講推行「聖人之道」，要從禮上面來開始學。「禮」是辦政治，求學，這



是一個最好的實行的方法，所以古注講，學聖人，一方面自己學，一方面就要辦政治，「爲政在人」，就是「待其人然後行」。「政由禮也」，辦政治要從禮上面來辦，這個等於現代各國都是用「法」治，法是用一些條文規定，人一定要這麼做，禮是教人家從內心裡面，教育人家，出於自願的這麼做，所以它比講「法」要深入。

既是學聖人辦政治，都要從禮上面開始做，那就是後面有這一句話，故曰「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」。根據孔穎達的解釋，「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」，是古人說的兩句成語，現在引用印證前面講的，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從禮上面開始學「至誠之道」。這兩句話中，「苟」是當「誠」字講，誠然，誠然是不「至德」，沒有完全學到究道處的時候，「至道不凝焉」。「至道」就是這個「道」也完全學成就了。「不凝焉」的「凝」是當凝聚講，也是當做完全講，「至德」沒有成就，「至道」也不會完成的。所以引用成



語，就拿「故曰」這個字，這是印證前面這個話。

再下來，再下來的時候就是，

經
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。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

前面講學禮，你辦政治也好，學至誠之道這個「聖人之道」也好，要從禮上面學，那麼禮上面學。接著下面就講了，



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根據前面來講，學禮要學到「至德」，至德要學成了，「至道」才能成就。「凝」是凝聚，也當完成講，到德完成學到了，這個『至道』才能成就啊。「德性」在這裡講就是天然而有的，叫做「性德」，也就是大學裡面所講的，「明明德」那個『明德』。「道」是指的中庸前面講，「率性之謂道」，一切，都要順乎自己的『性德』。這樣學「至德」，完成「至道」。

「君子尊德性」，「君子」是求道的人，也就是學中庸之道的人必須要「尊德



性」，「性」就是「天命之謂性」，也就是我們人人本有的這個「性」，簡單地說就是『本性』。必得要尊重這個「德性」，道就是順乎本性的「率性之謂道」。「問學」就是學問，學問從問來的。讀書也好，聽老師講解也好，都是叫學問，不知道要問，這叫「問學」。求學問的根本，就在這個「德性」。分開來講，「」是『明德』、「性」是『本性』，合起來講它就是「性德」。再明確地講，「德性」的「性」，指的『本性』。「德」是由『本性』起的作用，那是『明德』，「德」就是由『本性』起的作用。「德」沒有變化即沒有變壞了就是『明德』。

學中庸之道，學聖人的人，必得要尊重自己本有這個「性」與『明德』，這是求學的根本。

❖『德性』怎麼尊重呢？那就是我們，無論做什麼事情，說話也好、跟人家來往，辦理任何事情也好，必須講這個「道」。就是一切順乎自己的『本



性』，順乎由本性起來的『明德』，不要把這個『明德』變成昏德了，保持『明德』，這就是「道」。

怎麼能夠辦得到呢？要「問學」，就是要求學，要講究學問。程序就是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，最後是篤行之，這是講究學術學問，這個學問才有用。這個「而道問學」，用這樣經過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之後，你就明瞭怎麼樣『率性』了。

❖ 深入講『率性』，必須根據經典。儒家這個經典，經過孔子整理之後有五經，就是教我們明瞭，怎麼樣地學，才是順乎自己『本性』。如果不是這樣，隨著社會上一般人的那種行爲、那種思想，跟他們學，那就是同流合污，那就違背了『率性』。哪裡是與「道」相違背，哪裡是合乎「道」，這個就要研究經典，就是問學了，看不懂，那就要問老師、問同學，這叫「問學」。學問之道，就是研究。把這些學問一天一天在學習，從博學、



審問、慎思、明辨至篤行，篤行就是實行。前面那個四者是「知」，對於這個道理徹底地瞭解，瞭解哪些是合乎「道」，哪些是不合乎「道」，在「知」的這一方面，你要『真知』，那就同時要實行了。一邊求「知」，一邊去實行，用你的行為來練習，印證你在研究的這個「知」，這就是真學問啊。有了真學問的話，那這個道才是真正地，往『率性』上面走。這兩句就是告訴我們，「君子」一開始求學，就要把握根本，懂得『明德』，懂得『本性』是我們人人本來就有的。求一切學問，必須要以這個『明明德』，把自己『本性』完全開發出來，以這個是最終的目標，這叫「尊德性」。目標訂住了以後，要講究「道」了，「道」就是『率性』，一切的學問，照這個學問來用功夫在世間辦事情，辦理政治、辦理教育，都要順乎這個『本性』。這是教育的根本。

教育的根本，就是教人家發掘，



人人本有的『本性』跟這個『明德』。

❏ 教育的主體，就是學習的人，這個學習的人，這些學生，是教育的主體，

❏ 教育的目的，教育一切的設施、課程，都要為學生來設想。要把這些學生，教育成為一個，最終的目的，是教他成就聖人。當然不可能，每個人都成為聖人，但是方向要訂住了，指出一條明白的大道，讓人人、每個學生，都向這個大道上去求學。

❏ 教育的政策很明確的，最低限度，把這個學生教他學習一個，很好的做人的人格，學人格。人有的人一個風格，千萬不可以放任學生，讓他自動的向哪個性向發展，那樣的教育，教不出一個人才出來。

❏ 學科，哪一個階段的學生，叫他學一個人格，這是共同的一個學



科。至於其它學的各門課程，可以因人而異，學科學也好、學文也好、學理也好。但是不論學理科、文科，共同地就要教他們，學好的人格，這個是『教育之道』。

所以在這裡講，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不論在古時候、在現在，你無論是中國、是外國，是哪一個國家，他要是真心要辦教育，真心為了學生好處，讓他成就一個賢能的人才，那就必得教他們能夠，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。從建立完美的人格開始，一步一步地向，學聖人這個大道上，往那個方向去求，去求學。所以這兩句話，是講教育的原理原則。不論是在過去、是在今天，都要把握這個原理原則。

下面就根據這兩句話，一個是「尊德性」，一個是「道問學」，說出下面這幾條來。

◆ 首先看「致廣大而盡精微」，要教學生，包括自己，我們還沒到聖人這個地位的



時候，我們一邊教人，一邊自己也要學。自己與他人一同在學，在求學問的時候，要「致廣大而盡精微」，「廣大」，你的學問，一定要從廣大處來學。也就是說我們要把這個心量放開，一般講學術，學無止盡，那就是廣大方面來講的。

❖ 以前中國的典籍講求「文以載道」，今天求學雖是廣大，但不能毫不選擇。以道爲導，循情多違道。

廣大的學問，就學的範圍來講，只講廣大那不夠，那就是說我們盡量地學，廣泛地來學，哪一門學問學得不夠精萃，那也不行。所以下面講「而盡精微」，「精」是很精萃啊。「微」是微細，精萃到最微細。精微，研究到最後進入到心法。從物質超越到心靈的領域。尙書大禹謨講，「道心惟微」，學道的人講到心法，就是要到惟微，就是要講到精微的那個境界。「道心惟微」，從物質精微，超越物質的界限，到了心靈的領域了，那就是道心了。



❖ 「致廣大」，「致」，就是用功夫，你求學研究學問，學術的範圍你要認定，任何一個相關的學問，都在你所求的，這個學問範圍之內。

❖ 「盡精微」就是指的物質的精微到盡處了，這個超越了，超越到心靈的領域了，這是講做學問的。

■ 在科學領域講求「專業」，所謂「致廣大」是爲了「盡精微」，從普通求解到代數求解，從單參數到多參數再到海量參數，從線性方程到非線性方程，從解析求解到數值求解，數值求解如何更快速，從單線程到並行解法。

哪一種學問，求到深入的都要盡精微，一個是廣闊的範圍來講，一個就深度來講，研究學問必須如此，這個是講道問學這一條的。

◆ 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，「高明」前面用天來比喻，「高」沒有界限的、無止盡的。「明」也是一片大光明。「極」就是到了極限了，「高明」到了極限了，



不僅是天，地球外圍的天還是有極限的。這裡講「極」，「極」把所有的太虛空，都超越了。「極高明」，超越了所有的虛空，把這個冥頑不靈的虛空超越了，那個「高明」，就不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有個太陽在照著很明，『本性』里的「高明」，至高無上的那個『本性』發出來的光明，那才是「極高明」。

❖ 這一條指的就是「尊德性」，「德性」、「明德」、「本性」，才是那樣「高明」。要想「極」，超越虛空這個界限，見到自己『本性』裡面，那個性天，那個『明德』。用功夫就是「道中庸」，要講中庸之道。中庸之道，我們開始學的時候，用功夫要用得，恰到好處，不能「過分」，也不能「不及」，有所偏的話，對於「尊德性」，這個「德性」就求不到。這一條是就「尊德性」來講的。

◆ 「溫故而知新」，鄭康成的註解，「溫」當，「燂（音尋，用火 熟之義）溫」的



「溫」來講，

❖ 比如說一個吃的東西，煮的飯也好，做的菜也好，煮現成的冷了，你再把它溫一下，用火再把它在鍋裡面，放在鍋下面用火，再把它溫一下子，這叫「溫」。

「溫故」，就拿溫熱的食物做個比喻，「故」就是所求的學問，已經學過的來溫習溫習。「知新」，還沒有學的，我們一天一天還要來求取新的學問，新的知識。

❑ 只溫故而不知新，只知道古時候的事情，現在的事情不知道，沒有辦法「篤行」。

❖ 「故」呢？古人的，古代的歷史，中國聖人的這些經書，你不讀經書，真學問沒有。一個人的經驗閱歷太少啊，你不讀歷史，你哪來的那些經驗，你要讀，這個都是溫故啊。

「溫故而知新」，古代的事情，聖人所講的道理，現在的事情，你教育、辦政治，這就好辦了，你拿聖人之道，來替



天下人辦事，你瞭解現在天下人的心裡，他們所需求的是什麼，現在學生的心理，你都明瞭，然後你才怎麼樣地施教，怎麼樣推行政治，你才能夠行得通。這個「溫故而知新」，是求學問這一方面的，「而道問學」這一條。

◆ 「敦厚以崇禮」，學道的人，學中庸之道，也就是要學聖人「敦厚」。

❖ 印光祖師，他老人家，在學佛之前學儒家的，把儒家的【五經】都是讀通了。儒家學聖人之道，從哪裡開始學呢？從五倫開始學。所以印光祖師，由儒而入佛的，儒家經典讀通了，然後學佛，佛法也貫了。所以他這位祖師，經常勉勵學的人，要「敦倫盡分」。「敦倫」就是「敦厚」，敦厚人倫。

這裡講的「敦厚」這兩個字，我們做人之道就要學「敦厚」，對待一切人都要「敦厚」，一切的人，包括自己家裡的父母、夫婦、兄弟，外面的君臣、朋友，這個是把它包括盡了，其它一切人都包



含在內。

「崇禮」是指「敦厚」是按照禮來講的。有了這個禮，「敦厚」就是按照五倫，各盡其分來講的，各盡其分，這就是崇禮。禮規定你是什麼身分，待你的對方的人，怎麼樣盡到自己本分來待他，這就按照禮來學習，這叫「崇禮」。「崇禮」就是「尊德性」，五倫中五個對待的關係就是十義，倫常，就是十種人十種身分，各人有各人應盡之義，五倫之義敦厚到最高的境界，就是「尊德性」。他就是從五倫修行的功夫，就能成就聖人。

◆ 拿古代聖人來講，舜帝就是從盡到孝道來成就聖人。每一位聖人可以說都是從五倫上面成就的，這是中國文化它的好處就是，你無論在什麼身分，開始學的時候，人人都可以學，學到最高的境界，到了圓滿的時候，都是「尊德性」，就能成就聖人了。

◆ 最後這四條，就是針對前面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一個是「致廣大而盡



精微」，另一個「溫故而知新」，這兩條是講，「而道問學」來講的。「而道問學」就是這兩條，按照這兩條來去實行。

再講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，這個「敦厚以崇禮」，這兩條就是指的「尊德性」。

按照這四條，一個是指做學問，一個是訂住遠大的，最終的一個目標，要成就聖人。這個四條就是實行之道，按照這個實行之道的時候，學問是真學問，「尊德性」，最後一定能夠成就，學到這裡。

是故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

上回講到，君子要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那一段。那一段的意思，就是我們君子，就是學中庸之道的人，做個君子要「尊德性」。你學中庸之道，就是要學做聖人。學做聖人，聖人是憑什麼，能夠成就聖人呢？就是要自己，『本性』完全能夠開發出來。『本性』就是前面，中庸



開頭就說，「天命之謂性」，就指的那個『性』，這是我們任何人都有的，所以在這裡講，「君子尊德性」，就是要尊重自己本有的『德性』。這是天然而有的，你「尊德性」，要把這個「德性」開發出來，要怎麼開發呢？你要求學，要廣泛地求學問。

所以接著就講「而道問學」，「道問學」就是開發自己『本性』之道，就是要從學習來的。學問之道，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，除此以外，要「溫故而知新」，最後一句是，「敦厚以崇禮」。除了自己的學問很厚以外，待人應該要懂得禮，崇禮，崇禮就是處處要講謙卑，要講禮讓。這是學中庸之道的人，必須要在這個上面下功夫的。

經 是故居上不驕，爲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。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

◆ 「是故居上不驕」，「居上」，居在上位的，就是做國君，做天子的人，這都是在「上」。居在上位的人，不能自己驕傲，感覺自己，我這個位子這麼



高，我的學問也高於一切了，這個要不得，不能夠這樣想法。愈是在高的位子，愈是要謙虛，千萬不能驕傲。在上位的人不驕傲的話，爲下就「不倍」。這個「倍」是當『反』字講，『反叛』之義。在上位的人，如果經常遇到自己的下屬有背叛的行爲，就要反省自己在上位是不很傲慢。這講一切都是由自己，你要在下的人不要「倍」的話，你必須要考慮到不能夠驕傲。

◆ 「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」，這是就做臣子的人來講。臣子無論大臣還是 臣，地位有高有低的，也都是在位的人。國家有道，這個是有道之君，你在位的人，「其言足以興」，國家有道的時候，國家的君主，他對於人家給他的建議，他會採納的。這樣的話，你說一句話出來，對於君主有什麼建議的話，就可以興國，「興」是把這國家興盛起來。

❖ 這個古時候例子很多，孔子那個時候，孔子以前，到後來歷代的朝廷裡



面，賢能的臣子，遇到明君在位的時候，他往往所建議的政策，國君能夠採納了以後，這個對於國家，就能夠一切興盛起來。「一言興邦」啊，就是這樣「足以興」。

◆ 「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」，國家無道的時候，這個在位的國君不是個明君，是個昏君，甚至是個暴君，這叫無道了。對於無道之君，做他的臣子，你一番好意爲國家建議的事情，或者是對於他個人，有什麼過失，你要規勸他。他不但採納，而且還要加害於你，這個是要明瞭啊。

❖ 比如說在殷紂王的那個時候，殷紂王那個朝廷裡面，有賢能的臣子啊，論語上就講，「殷有三仁焉」，三個仁人，有仁德之人。就是微子、比干、箕子，這個三位賢能的臣子，都是仁人。結果怎麼樣呢？「微子去之」，微子看看這個殷紂王，你勸他改去那個暴虐無道，他不能改，只好就去了。「箕子爲之奴」，箕子看見這



個樣子，他裝瘋了，瘋瘋顛顛的，就那個樣子，殷紂王還把他囚禁起來。

「比干諫而死」比干一直在諫勸他，結果遭遇到殺身之禍了。可見得那個無道的昏君，你對他勸諫要特別小心，甚至不能夠有任何的建議的。你說的任何好話，他還認為對他不利，這個是很危險。

所以要遇到國無道的時候，「其默」，沒有辦法，只有保持緘默，「緘」是緘口，等於把自己的嘴封起來，這是比喻的話，不說話就是了。「默」就是不要發表演論，也不要任何建議，建議是毫無用處的。「其默足以容」，在那個亂的時代裡面，暴君造成那種亂的時代，你要是還想能夠勉強存在下去，那麼你只有「默」，這個「默」，是不要發表任何言論，這樣的話你還可以能夠「容」。「容」就是，表示你在這個時代里，還有容身之處，還有容納你，在那個時代里，還能夠存在下去。

後面，引用詩經上面的幾句話，



經

詩曰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其此之謂與。

這個「詩曰」，這是從詩經大雅裡面烝民這一篇詩中引出，後面這個，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」，這兩句話，

❖ 烝民篇，它是贊美周宣王的一篇詩。

這篇詩是贊美周宣王，能夠任用賢能的臣子，叫做仲山甫。他任用仲山甫來做他的大臣，替他辦事情。「既明且哲」，就是你用他這個人辦國家的事情，這是講周宣王有什麼事情問仲山甫，他懂得很明白，辦事情就不會辦錯的。

◆ 「既明且哲」，「哲」，在這個是「明哲」，當「智」字講，有智慧又明白道理，又有智慧。「以保其身」，保其身就是懂得進退能夠保全自己。我們一般人常常講，某人他能夠『明哲保身』。我們讀書人，不管你出來做事情，或是不出來做事情，都要懂得『明哲保身』這個道理。

❖ 這個身體按照理論上來講，這個是



假的身體，爲什麼還要保護它呢？因爲我們修聖人之道，想學聖人、成就聖人，這個身體。就是我們修道的一種工具。身體雖然是有死的時候，而且這一生當中有很多苦惱的事情，都是因爲這個身體而起的，所以這個身體，並不是一個好東西。

對於我們修道的人來講，不保護它這個身體，一旦毀滅了，我們道修不成功了。所以爲著要修道，雖然身體是假的，也要藉這個假的身體，來學真的我，藉假修真成就真我。真我學成功了，我們就是聖人了。因爲這個原因，所以要『明哲保身』。

❖ 這句話，後來有很多人，不懂它原來的意義，認爲某人只知道『明哲保身』，不管別人的事情。這是誤解在本來的意思，保護這個身體是爲著要，成就自己學聖人的這個目的。這個『明哲保身』是必須的，

❖ 不同於一般人只講保護自己，不管別人是好、是不好了。天下蒼生種種的



痛苦災難，我們也不管他了，自己能夠過得去就好，『明哲保身』了。這樣的解釋當然把這個意思曲解了，在這裡要從經文上講，那個詩裡面就是說，他能夠『明哲保身』。

◆「其此之謂與」，把詩經裡面這兩句話引用在這裡，就是印證上面講的，「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」，「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」，就像仲山甫那樣，在周宣王那個朝廷裡面，他可以幫周宣王，來辦很多的事情，使周家能夠得到興盛。又能保護自己的身體，『明哲保身』。詩講的就是這樣的意義。

◆這一章重要的就是叫我們學中庸，前面講「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我們自己學習，要懂得這個道理。我們要是在學校教書，或是你在政府裡面，辦教育行政，你都要懂得這個道理。教育、教化之道，最重要的是「尊德性」，就是教人家開發自己本有的這個「德性」。這個本有的「德性」，開發出來成就聖人了，孟子所講的『良知良能』就發揮作



用了，那什麼事情都能辦得到，這是要成就聖人重要的意義。

❖ 求學教學目標訂在「尊德性」上面，處處就是自己尊重自己了。你求的學問，也是爲了這個來求學的。你這個學問求來的是要幫助你，開發自己的「德性」。絕不可以，把這個學問求來之後，來污染了這個「德性」，妨礙了這個「德性」。那種學問求來的沒有好處，只有害處。

❖ 你都要懂得這個理以後，你才把握了爲政教化、教育的原理，「致廣大而盡精微」。你一邊求學，一邊還要做事情。因爲我們現在，求的中庸之道這個學問，只要自己還沒到聖人這個境界的時候，我們學的是沒有止盡的。知道有一分的學問，我們就知道用出一部分。你從事政治也好，從事教育也好，甚至於你從事任何事情也好。你是一個「上位」的時候，你都不能驕傲，應該很謙卑地對待一切人，對待你的屬下。那這樣，在你下



面做事的人，一定他是忠心耿耿地，誠誠實實地來幫你辦事情，絕不會有背叛你的行為。

❖ 古時候著眼點，在君主時代，亂世是由君主造成的。今日之下這個時代，是亂，是不亂，那要看政府在政府里的官員，在一般人的心理，從政府機關，到民間的各種團體，一切都上軌道，那就是一個好的時代。如果一切都不上軌，一切都亂，人與人之間沒有道義，只知道爭取利害。各人爲自己私人的利益，來跟人家鬥爭，這就是亂世啊。

❖ 如果是亂世，你只有沈默，「其默足以容」啊！不過「默」字的含義很廣，並不是說任何言語都不說了，關起門來在家裡什麼事不管了。亂世我們就要學孔子，孔子在魯國做大司寇也是在位的，可是到後來，他那個事情做不下去了。做不下去，他周遊列國之後，也找不到機會來實行他的「道」。就在文化上面來著手，整



理五經，辦教育。在孔子那個時代，任何人只要誠心誠意，來向他求學的話，他就教化他，來學的人是什麼身分，他一切不過問的，『有教無類』。所以孔子他就把貴族教育，改變為平民教育，這了不起的。

❖ 他一方面整理文化，一方面辦理教育，他當時對於國家大事，比如說魯國的魯君來問問題的時候，他不講到事實上的事情，只講為政之道。哀公問政，他只講把政治怎麼治得好，講究辦政治的這些原理、原則，講這個等於說「其默」啊。實際上那些問題不談，一談的話就引出很多的問題出來了。所以這個我們瞭解，「其默足以容」這句話。

徐老感慨所處地區一片亂象。

所謂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匹夫當然有責任。責任在要怎麼樣把這個亂世，讓它好起來，不要再繼續亂下去了。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用自己修道的行為，用自己的言



論。

你的言論、自己說出的言論，也許不足以說服人。還是要拿聖人的言論，用種種的方法傳播出去。你自己修道的行為，不管現在天下滔滔（淹淹，氣息微弱，瀕於死亡），都是邪知邪見，都是違反人倫的、罪惡的行為。既是修道了，我們也不要跟人家同流合污，保持自己這個修道人的本分。拿這種修道的行為，以及自己傳播聖人的教化，這樣的我們可以盡到自己一分匹夫之責。這一章講到這裡，我們就是要學孔子，學孔子一方面自己，拿自己的行為確確實實地，保持修道人的行為，保持修道人的一個人格。絕不可以跟現在這個世間，跟他們同流合污。言論方面，我們就是用種種的方法，把聖人的言語傳播出去。這是在今日之下，還是最有效的一種作法。